

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孙珊珊

(山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7)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其在拓宽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 也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人类的生产方式、内容以及过程。劳动教育在国民综合素质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能培养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劳动者, 高校劳动教育迫切需要对传统劳动教育进行创新和发展。本文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分析数字劳动相关理论问题, 探讨树立全新的劳动观, 创新大学生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 以期培养提升顺应时代需求的新型劳动者的劳动素养。

关键词: 数字时代; 数字劳动; 大学生劳动教育; 实践路径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立德树人,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同时,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数字劳动成为一种新兴的劳动形态。本文在分析数字劳动的基础上,树立新的劳动价值理念,探索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一、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

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在2000年首次提出了“数字劳动”这一概念。他指出,在数字化背景下,劳动者工作由文化知识消费转变成了生产性的数字劳动,也就是“无偿”的劳动,它包含了创建和浏览网页、阅读和写作等活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系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对数字劳动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劳动范畴如何创新发展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基础,在数字化资本下对网络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介的劳动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本质上属于“物质劳动”。福克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Labor与Work概念进行区分,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前者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生产,是抽象的劳动,具有历史性意义,而后者属于具体劳动,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备的,即使用价值,具有人类学意义。数字劳动,对应于劳动的概念,也具有劳动工具,也就是数字平台使用者的大脑,数字媒介,劳动对象,也就是数字平台用户的体验。数字平台的所有者通过数字化工作,无偿占有数字平台用户的体验,并向广告商或其他赢利途径销售,而用户却得不到任何收益,可以说是一种剥削行为。因此,“数字劳动”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相符,它是一种物质劳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概括地说,数字化劳动是一种新型的物质劳动,它是建立在资本增值的基础上,在网络与数字科技的支持下,以数据信息为主要特点的新型物质劳动。

二、数字劳动异化问题

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理论,指劳动者及其产品反对、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形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的剥削。由于“数字劳动”是与马克思劳动理论相一致的,因此,它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异化”问题。从其形态与特征上分析,数字劳动异化呈现出如下趋向。

(一) 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

当资讯工业持续成长,信息产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分享”原理,已经明显地不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催生了“数字劳动”。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数字劳动逐步沦为资本控制者谋取利润的工具。这种转型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是数字化劳动力的商业化

时期;由数字化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原本是用来分享情感、体验情感的,现在已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一种“商品”。网络公司以更高的科技水平和垄断地位,将数字劳动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第二,权力化的数字资本时期。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一种能够增加价值的货币,同时也是一种对权力的支配掌控。伴随数字工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公司都认识到网络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影响了人类的观念与行动,只要掌控了数字劳动者,就能够掌控整个市场。这使得数字资本变成权力来源,而数字劳动则变成数字资本的工具。

(二) 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由劳动所产生的东西,也就是劳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它是独立于生产者之外的一种力量,它与劳动是对立的。”因为数字劳动存在着两种形态,即“无报酬型”与“有报酬型”。在有偿的工作中,异化问题尤其突出。如人工智能软件,一个人工智能的开发,首先要收集海量的资料,然后再经过人为的集成,直到它具备一定的能力。所以,互联网公司就会把采集到的资料和程序的培训交给相关行业的企业来完成。然而,当程序员集成编排好他们的程序之后,一个技术成熟的AI就会代替他们。所以,在有偿劳动中,工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现象就更为突出了。

(三) 数字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不管是自然本性,或者人类的心灵本能,都成为人类的一种异己的本质,成为人类自身存在的手段。”马克思生活的传统工业化时期,人类的“类本质”的异化现象十分突出,人类的创造与自由都受到了“生存性”的限制。首先,在全球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大环境中,凡是参与的数字劳动都将得到一个统一的度量,而各个劳动者的差别则转化为数字上的差别。数字工作者在各个产业中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这使得在数字产业中,只要有特定领域的信息,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工作者仍然处于被这是一种更消极的、更不自由的工作。再者,因为数字化行业的特性,例如,像人工智能这样的行业,机械的工作方式会因为方便和节省时间而在各个行业中被大量应用,导致劳动的主观能动性被扼杀。

(四) 数字劳动使人之间的关系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一个人在和自己对立的同时,也在和别人相对立。”数字劳动和传统劳动并无二致,它在工具化、异己化、支配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人与人的“异化”,具体体现为数字化社会的阶层化倾向。网络平台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高度的时效性,使得人们过度依赖网络,而越

是高效的网络,其所获得的关注度也就越高。网络社会的价值评估,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以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为例,网民在网络舆论中的话语权取决于其粉丝数与关注者的数量。在这样的环境下,网络中自然出现了层级结构。处于较高层次的使用者,既能主导观点,同时又能获取经济效益。

三、数字时代大学生劳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的目的多以社会价值体现,并且富有政治色彩,劳动教育的目标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的需求,而忽视了劳动教育本身的内在价值,即劳动教育对于个人身心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赋予劳动一词的意义和价值,劳动内容形式都在发生变化,单纯的体力劳动支出逐渐减少,脑力劳动支出越来越大,未来的劳动者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会越来越多,从而使得劳动教育的新理念和实践越发深入人心,更加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和对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适合社会的演变趋势。“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但其乐生性将逐渐成为重要内容”。在数字时代,大学生当前劳动教育的内容也要做出适时合理的调整,端正劳动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应以培养和强化劳动技能为主,加强劳动实践训练为主。劳动教育并不只是一种自身体验,它已超出了传统的教育范畴,其价值已超出了简单的知识传递和劳动实践,而具有了更多的作用。当前劳动在德育和智育上的功能更为突出。其中,建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是劳动教育的核心内容,尊重劳动和劳动者,劳动责任意识、奉献精神、正确的择业观都有赖于劳动教育的德育属性。而劳动技能的培育和劳动习惯的养成则属于劳动教育的智育范畴。劳动教育具有综合育人的价值,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程中具有其他四育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四、数字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在新时代,我们对教育事业的要求是更加注重培育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作为指导思想,在借鉴前期的理论实践基础上,并结合当今的社会发展,不断探索创新劳动教育方式,努力营造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归宿。让更多的青年能够从中获得丰富的劳动科学知识,提升劳动素质,造就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发展、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每个公民通过劳动都能够实现自由发展,成就自己美好的前景。

(一) 重塑劳动价值理念

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即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是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目的所在。通过劳动教育,从价值观上体悟多重育人价值:首先,劳动教育有益于让学生们更清晰认识到劳动作为人生存的本质的意义,增强社会责任感;其次,劳动教育包含劳动知识的传授、劳动技术的训练,劳动实践有益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理解和深化,促进人的智力发展;再者,劳动教育还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升创造力,从而激发运用创造性思维创造出物化劳动成果;最后,通过加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可以有效地激发身体潜力;同时,劳动教育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美感,提升审美能力,并将德智体美四育结合起来,构建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更加有效的劳动教育体系,从而有效地推动个体的全面发展。高校在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中,应以贯通

融合方式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形成“五育并举”、“协同育人”的教育合力。

(二) 劳育课程体系建设

高校要充分利用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德育工作中渗透劳育,特别要发挥好德育的主阵地作用。着重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劳动思想,使学生对劳动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有更深层次的认识;突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劳动方面的重要论述,明确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在劳动中求生存,在劳动中促发展的奋斗史;注意运用生动的劳动人物的劳动故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劳动观,厘清基本的劳动法律关系以及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邀请劳模和杰出的毕业生到讲台上来,引导学生们履行新时期的劳动责任。

在专业课程设置中引入劳动教育。各个专业要在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等方面,都要把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创造出有自己特点的劳动教育。可以将劳动哲学、劳动伦理、劳动文化、劳动经济、劳动法律关系等话题融入专业的课堂教学内容之中,引导学生增加对数字劳动的本质、数字伦理道德的认识,了解劳动以及劳动者与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每个专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内涵和课程设置,选择一个或者多个以劳动教育为主要依托的学科,担负起为自己的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实践训练的教学内容及步骤上,要注意把学生的职业素质教育和职业能力的培养相结合。

开辟劳动教育的第二课堂,构建“专业+劳动实践”模式,减少简单重复性、缺乏挑战性的实践劳动,针对数字劳动新业态,正确引导学生创新创业,让学生在切身的劳动实践中反思领悟,培养学生的实干精神与奉献精神。

(三) 营造劳动精神文化氛围

培育学生的劳动精神,离不开劳动教育文化的浸染与熏陶。新时代劳动精神是数字劳动者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在处理个人价值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时,弘扬劳动精神能够激发新时代劳动者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热情,规范新业态职业行为。特定的劳动文化符号,如劳动模范及其传递的辛勤劳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等精神品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行为模式、情感态度,久而久之便促进学生形成积极正向的稳定心理结构,进而塑造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为了积极营造劳动文化氛围,高校应该努力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劳动教育品牌,充分发挥劳动教育以文化人的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让学生弘扬践行劳动精神,尊重、崇尚劳动,辛勤、诚实、创造性劳动。

参考文献:

[1] 吴欢,卢黎歌.数字劳动、数字商品价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大数据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解释[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10—31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山东省工人运动研究会课题“耕读文化传承与新时代大学生劳育融通机制研究”(SDGY2022-16)、2022年齐鲁工匠研究专项课题“数字劳动形态下大学生劳育创新路径研究”(QLGJ202201-15)、2022年山东管理学院科研启航计划项目(人文社科)“数字劳动形态下高校劳动教育路径研究”(QH2022R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珊珊(1984—),女,山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